

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*

夏 定 冠

摘 要

拉丁美洲文学是新崛起的外国文学,有一时期被称作“爆炸文学”,其影响波及世界各国。我国介绍拉丁美洲文学,主要是在解放以后,时间不长,成绩可喜。本文概述拉丁美洲各国文学在我国译介的情况,肯定已取得的成绩,并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,为爱好拉丁美洲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。

关键词 拉丁美洲文学 中国

拉丁美洲除巴西用葡萄牙语以外,绝大多数国家都用西班牙语。解放前,我国只有茅盾等少数人对拉丁美洲文学作过少量的译介工作。解放后,我国几乎从零开始补做这项工作,而近10年来,已译介了大量拉丁美洲文学作品,其中墨西哥、秘鲁、阿根廷、巴西、哥伦比亚、智利、古巴、委内瑞拉、危地马拉、乌拉圭等十国有较多的作家作品被介绍过来,其余各国的文学译品较少。

墨西哥大约有40位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,著名作家有10人,其中两位是19世纪作家,即费尔南德斯·德·利萨尔迪(1776~1827)和伊格纳西奥·曼努埃尔·阿塔米拉诺(1834~1993)。

德·利萨尔迪是拉丁美洲小说的开拓者,他的流浪汉体长篇小说《癫皮鹦鹉》被文学史家称为拉丁美洲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汉译本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小说通过主人公佩德罗·萨尼恩托的冒险和流浪生涯,展示墨西哥独立前夕的社会生活。利萨尔迪的第四部小说(也是最后一部)是中篇小说《堂卡特林》由王央乐译出,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

阿塔米拉诺是19世纪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代表作家。我国已译出他的四部小说,即《胡丽娅》(卞双城译)、《克莱门西亚》(段玉然译)、《银匪蓝眼睛》(王辉译)和《利欲与爱情》(原名《比埃尔·萨尔柯》,卞双城译)。

4位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是马里亚诺·阿苏埃拉(1873~1952)、格里戈里奥·洛贝斯·伊·富恩特斯(1895~1966)、何塞·曼西西多尔(1894~1956)和马丁·路易斯·古斯曼(1887~1977)。

阿苏埃拉是现实主义小说家,他的代表作《在底层的人们》(1916)写贫苦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,由吴广孝译出,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。他的早期中篇小说《马丽娅·露易莎》(段继承译)也已译出发表。洛·伊·富恩特斯的中篇小说《印第安人》(杨长林译)和短篇小说《寄给上帝的信》也都有了汉译。

何塞·曼西西多尔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家,我国译了他的长篇小说《风向所趋》和《深渊上的黎明》、中篇小说《一个西班牙母亲的日记》。

古斯曼的成名作《考迪略的阴影》(汉译《军阀的影子》)揭露墨西哥独裁者的丑恶嘴脸,陈凯先的译文见《当代外国文学》季刊1985年第2期。

* 本文于1993年3月9日收到

在 20 世纪的作家中,诗人奥克塔维奥·帕斯(1914~)为墨西哥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,他获得了 1990 年诺贝尔文学奖。在短短两年中,我国文学刊物上大量译出了帕斯的诗歌、散文、文论,出版了两本帕斯诗选,其中漓江出版社出版的《太阳石》(朱景冬等译)列入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》。他的诗被人称为“哲理与魔幻交相辉映的诗歌”。帕斯的文论已译出的名篇有《论博尔赫斯》、《论诗与诗人》等。

在这个时期,胡安·何塞·鲁尔福(1918~1986)以他的中篇小说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(一译《人鬼之间》,屠孟超译)使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墨西哥有了代表性作品。这篇作品写鬼似人,幻实难分,手法新颖。1981 年,外国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《胡安·鲁尔福短篇小说集》。

与鲁尔福同年生的小说家胡安·何塞·阿雷奥拉(1918~)有不少短篇小说已译成汉文,如名作《与魔鬼订合同》、《换妻记》、《驯妇》、《致一位蹩脚鞋匠的信》等。

卡洛斯·富恩特斯(1928~)出生于外交官家庭。他的长篇小说《阿尔达米奥·克罗斯之死》(1962,亦潜译于 1983 年),写大资本家克罗斯临死时回忆自己的一生。卡·富恩特斯在技巧上勇于创新,采用逆时和顺时交错的手法,使小说的情节跳跃式地进展。最近,云南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最明净的地区》。

除了上述 10 位作家以外,我国还译出了路易斯·斯波塔(1925~1985)的长篇小说《咫尺天堂》(刘玉树译)、赫苏斯·戈伊托尔塔·桑托斯的长篇小说《静思姑娘》(赵德明、罗嘉译)以及巴勃罗·萨利纳斯(1926~)的剧本《社会形象》和卡洛斯·索洛萨诺(1922~)的独幕剧《钉上十字架的人》。此外,还有 20 余位作家如阿古斯丁·亚涅斯(1908~1980)、阿马多·内尔沃(1870~1919)等都有一至二篇短篇小说被介绍过来。

阿根廷作家约有 30 人的作品有汉译,有 9 位作家是重点。

埃斯特万·埃切维利亚(1805~1855)是阿根廷民族文学的先驱,著名浪漫主义诗人。他曾留学巴黎,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。可惜我国很少译他的诗,只译了他的著名短篇小说《屠场》(董燕生译)。

何塞·马莫尔(1817~1871)是崇拜拜伦的浪漫主义诗人,后来写长篇小说《阿玛利亚》(1815)一举成名。这是阿根廷第一部长篇小说,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名著,我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译作。里卡尔多·吉拉尔德斯(1886~1927)是诗人兼小说家,他接触了加乌乔(一译“高桥”)生活,长篇小说《堂塞贡多·松布拉》流传最广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王央乐的汉译本,列入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。

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(1899~1986)是阿根廷最著名的诗人兼小说家。我国译了他的许多诗,如《葡萄酒之歌》、《诗艺》、《黑暗的歌》、《循环的夜》、《回归》等,有些诗明显有先锋派的影响,描景写事都带有神秘色彩。他的短篇小说相当出色,名篇有《交叉小径的花园》、《玫瑰色拐角处的人》、《坐在门槛上的人》、《天路历程》等。上海译文出版社早在 1983 年就出版了王央乐译的《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》,收短篇小说 42 篇。

早年的博尔赫斯受过叔本华、尼采等人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的影响,作品也带着悲观色彩,写人在世上看不见方向,找不到出路,只是迷惘、彷徨。王央乐概括博尔赫斯小说的特点有四:“题材的幻想性、主题的哲理性、手法的荒诞性、语言的反复性。”评语中肯,值得参考。

埃尔内斯托·萨瓦托(1911~)是 1984 年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,他的中篇小说《地道》(一译《暗沟》1948),在我国有丁文林和徐鹤林两个译本。萨瓦托也被文学史家称为先锋派小说家。

莱昂尼达斯·巴尔莱塔(1902~)的许多短篇小说已译成了汉文,其中名篇有《喂自己的影子吃饭的人》、《流浪汉》、《探戈舞曲》等。

另一位短篇小说名家胡里奥·科塔萨尔(1914~1984)被人称为“不倦的探索者”,他的小说也带有荒诞性,写动物化的人物,写死人或魔鬼。已有汉译的有中篇小说《追求者》,短篇小说《被侵占的住宅》、《秘密武器》、《美西螈》等近10篇。

贝尔纳多·科尔顿(1915~)是阿根廷—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,曾6次访问中国,他也以写中短篇小说闻名,我国出版了丁于译的《科尔顿中短篇小说选》,收了他主要的作品。

曼努埃尔·普伊格(1932~1990),他当过电影导演,吸收了电影、电视、摄影艺术的特点来写小说,名著《蜘蛛女之吻》(屠孟超译)就用了这种方法。他巧妙地用6部电影的情节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末,构思巧妙。他的另一部名著《红红的小嘴巴》也已译出。

除了上述9位作家以外,我国还译了阿尔弗雷多·伐莱拉的长篇小说《阴暗的河流》,奥古斯丁·库塞尼的剧本《中锋在黎明前死去》(陈军译)。这个剧本先发表于我国《剧本》月刊1962年第2~3期合刊上,曾在我国舞台演出过,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。另外,译出的有奥斯瓦尔多·德拉贡(1929~)的三幕剧《图帕克·阿马鲁》(刘晓眉译)和独幕剧《潘奇托·贡萨莱斯的故事》(王央乐译),以及罗贝尔托·阿尔特(1900~1942)描写青少年犯罪活动的中篇小说《疯狂的玩笑》(李修民译)。

巴西作家约有40位的作品已有汉译,其中名家6人,以若热·亚马多为最著名。

19世纪巴西诗人卡斯特罗·阿尔维斯(1847~1871)的诗于1959年就被介绍到中国,出版了亦潜译的《卡斯特罗·阿尔维斯诗选》。

浪漫主义诗人兼小说家马里亚·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(1839~1908)曾任巴西文学院主席,有诗集、短篇小说集、长篇小说多种,我国译界刚开始注意他,译出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,如《圣诞节时弥撒》等。最近,翁怡兰等译了他的长篇小说名著《幻灭三部曲》,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

欧德里德斯·达·库尼亚(1866~1909)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腹地》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较深,但它揭露政府军队的腐败,抨击政府对农民运动的镇压,写得真实,对现实主义文学起了推动作用。这本书在1959年就有了贝金的译本。

我国还译了巴西自然主义小说家蒙塔洛·洛瓦托(1882~1948)的短篇小说《诚实的人》(沈根发译)和善于写农牧民题材小说的“东北地区派”作家格拉齐利亚诺·拉莫斯(1892~1953)的中篇小说《枯竭的生命》(鲁民译)。

在我国,若热·亚马多(1912~)是最受欢迎的巴西名作家。他的主要小说我国都有了译本。按亚马多的创作年代顺序排列有:中篇小说《可可》(1933,孙成敖1985年译);描写渔民生活的小说《死海》(1936,范维信1987年译);《老船长外传》(范维信译);三部曲《无边的土地》(1943,吴劳1953年译),《圣若热·多斯·伊列乌斯》(1944,即中译本《黄金果的土地》)和《红色的种植地》(1946,即中译本《饥饿的道路》);《加布里埃拉,丁香与肉桂》(1958,徐曾惠等1984年译),以后又有了第二个译本;《金卡斯之死》(1959,孙成敖1981年译);《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(1966,孙成敖、范维信1987年译);《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沙·巴蒂斯塔》(1973,文华、音伦、忠亮1988年译);《浪女回归》(即《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》1977,陈敬咏1982年译)。此外,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大埋伏》。亚马多作品的汉译本加起来约有300多万字,世界名家中除了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高尔基等以外,有此厚遇的并不多。

除了上述6人外,我国还译了斯密特的小说《远征·圣保罗的秘密》,巴依姆的小说《时候就要到了》,以及维利西莫(1905~1977)、萨莱斯(1917~)、波尔多(1923~1968)等20多位巴西作家的短篇小说。

还有一位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是写中篇小说《女奴伊佐拉》的贝纳多·吉马朗斯。依照这个中篇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女奴》曾在我国放映,影响较大。小说的译文载于《译林》季刊1985

年第1期。

哥伦比亚大约有30多位作家的作品有汉译。数量不算小,但是大多数作家只是被译介一两篇或几篇短篇小说。值得一谈的重点作家有5位,其中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影响最大。

19世纪哥伦比亚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豪尔赫·伊萨克斯(1837~1895)出过诗集,但他的代表作却是长篇小说《玛丽亚》,这是一部用浓重感伤情绪写的青年男女爱情小说,在拉丁美洲风行一时。我国有朱景冬、沈根发合译的汉译本,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》出版。

何塞·里维拉(1889~1928)的代表作是《旋涡》(1924),我国有吴岩的汉译本,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之一出版。

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卡瓦列罗·卡尔德隆(1910~)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《无地的席尔沃》(“席尔沃”意即农奴)姜风光的汉译改名为《老兵与寡妇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

曼努埃尔·梅西亚·巴列霍(1923~)写过20多部小说,我国译出了他的短篇小说《干旱》、《复仇》等。长篇小说尚未译出一部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(1928~)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哥伦比亚的代表作家,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从1982年起,我国先后译出了他的多部小说。最早出版的是《加西亚·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》,其中包括中短篇小说17篇,著名的有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、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》、《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》等。代表作《百年孤独》已经有了两种汉译本,上海译文版是黄锦炎译的,《长篇小说》(总3)上发表的是高长荣的译文。马尔克斯的对话录《番石榴飘香》早在1984年5月就由《世界文学》选译发表,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林一安的全译本。1984年,南开大学出版社还出了一本张国培编的《加西亚·马尔克斯研究资料》。1985年,伊信译了《族长的没落》;1987年,徐鹤林、魏民译了长篇小说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1989年,马尔克斯的新作《迷宫里的将军》出版不久,我国《外国文学》杂志于同年选译了片断(刘晓眉译),次年《世界文学》又选译了片断(王永年译)。1990年4月,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全译本(申宝楼、尹承东、蒋宗曹译),却选了一个花俏的译名《将军和他的情妇》。最近,又有《一个遇难者的故事》的译作问世。

拉丁美洲文学在一个时期被人称为“爆炸文学”,在这方面,马尔克斯也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秘鲁作家的作品有汉译的近20家,其中名作家有5位。

19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里卡多·帕尔马(1833~1919)的《秘鲁传说》,早在1959年就有了白婴的汉译本。我国还译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。

塞萨·巴耶霍(1892~1938)是秘鲁诗人兼小说家,他的小说代表作是《钨矿》(1931),我国在1963年选译了部分章节。他是秘鲁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诗人,可惜我国基本上没有译他的诗。

西罗·阿莱格里亚(1909~1967)自幼熟悉印第安人的生活,作品也以描写印第安人的风俗民情为主,代表作长篇小说《广漠的世界》就是写印第安部落与白人掠夺者之间的斗争。1978年,吴健恒选译了部分章节,以后又出了全译本。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饥饿的狗》我国有两个译本,一是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贺晓译本(1982),另一是题名《饿狗》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赵淑奇译本。他的中篇小说《金蛇》(原名《木筏》)也有徐尚志的译本(《当代外国文学》季刊1988年第1期)。其余译品还有短篇小说《卡里斯托·加尔门迪亚》等。

小说家胡里奥·拉蒙·里贝罗(1929~)的小说常用卡夫卡式的象征主义、内心独白等手法。我国译了他10多个短篇小说,其中有《没有羽毛的兀鹰》、《蜘蛛网》、《盛宴》等。

小说家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(1936~)最负盛名。他很重视小说结构的改革,创立了拉

丁美洲文学结构现实主义流派。我国译出他的小说有:《城市与狗》(1963,赵绍天译于1981年),《绿房子》(一译《青楼》1966,丰平、韦拓译于1982年),《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》(1973,孙家孟译于1987年),《胡利娅姨妈与作家》(1977,赵德明译于1986年),《酒吧长谈》(孙家孟译于1988年),《谁是杀人犯》(孙家孟译),《世界末日之战》(1981年,赵德明、段玉然、赵振江译于1983年),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译出的《狂人玛伊塔》。

除了长篇小说以外,我国还译出了略萨的两幕话剧《塔克纳城的小姐》(刘玉树译于1986年),短篇小说《来客》、《夜行记》等,以及略萨的文论和创作谈,如《我是怎样写小说的》、《加西亚·马尔克斯评传》等,还有一些略萨答记者问和记者们的访谈录。总之,我国非常重视略萨,随时注意报道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,例如略萨的中篇小说《继母的赞扬》发表后,我国《世界文学》双月刊就作了报道。他的长篇回忆录《如鱼得水》于1993年5月出版,《世界文学》也及时作了报道。

在拉丁美洲文学中,智利文学也占着重要的位置。大约有25位智利作家的作品被译成汉文。其中著名作家10位,最著名的是巴勃罗·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。

阿尔贝托·布莱斯特·加纳(1830~1920)长期侨居法国,我国译了他的长篇小说《马丁·里瓦斯》。

自然主义作家巴尔多迈罗·利约(1867~1927)是拉丁美洲最早表现工人生活的作家之一,他在煤矿公司当职员,小说也以写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为主。我国译了他许多短篇小说,早在1961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《利约短篇小说集》,收短篇小说15篇,如《十二号风门》等。

维森特·维夫多罗(1893~1948)是智利著名诗人,受过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,反对一切传统,主张诗歌就是“绝对的创造”。我国译了他的一些诗,如《诗的艺术》、《泪珠》、《雨》、《你和我》等,散文诗《池沼》、《邀友》等。

赫纳罗·普列托(1889~1946)的小说《合伙人》(1928)由徐玉明译出,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本小说辛辣地讽刺了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。

曼努埃尔·罗哈斯(1896~1973)曾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,创作上主张克里奥约主义,既反对现代主义作家那样模仿法国作家,也反对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模仿西班牙作家,而主张表现美洲本土的克里奥约的主题和题材,即写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和混血儿的生活。我国译了罗哈斯的一些短篇小说《一杯牛奶》、《海瓦先生的历险》、《虎仔》、《猎枪和鹦鹉》等。

加夫里埃拉·米斯特拉尔(1889~1957),智利著名女诗人,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我国译了她大量的诗歌,如《死的十四行诗》、《大树之歌》、《痴》、《雏菊》、《播种》、《彩色的旋律》等,六七家外国文学杂志都转载过米斯特拉尔的诗歌和散文小辑。漓江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米斯特拉尔诗集《柔情》(赵振江、陈孟译);次年,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出了米斯特拉尔的诗歌散文集《露珠》(王永年译)。

巴勃罗·聂鲁达(1904~1973)是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1928年、1951年、1955年,他先后3次到过中国。我国译出的聂鲁达的作品有:《伐木者醒来吧》、《平凡的歌》、《英雄事业的赞歌》、《聂鲁达诗文集》(袁水拍译),《葡萄园和风》(邹绛等译),《聂鲁达诗选》(邹绛等译)和最大的工程《诗歌总集》(王央乐译,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)。最近又有诗选集《情诗、哀诗、赞诗》(漓江版)。其他名诗散见于各杂志,其中有《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》(1924,赵德明译于1992年),《布尼塔基的花朵》(诗15首,炜华译于1981年)等。

聂鲁达的长篇回忆录《我曾历尽沧桑》,我国有刘京胜的全译本,漓江出版社1992年出版。

聂鲁达的文论《诗与晦涩》(袁水拍译)和演说《拉托雷、普拉多和自己的踪迹》等也都译出。

弗朗西斯科·科洛阿内(1910~)是智利小说家,曾应聘到中国工作多年。我国译了他不少短篇小说如《风中的呼唤》、《合恩角》、《驶向乐园港》、《火鹤马》等。

何塞·多诺索(1924~)是智利语言科学院院士,著名小说家。他在创作上反对理性主义和概念化,强调虚构和幻想。他的代表作《夜晚不祥的鸟》(1970),我国有两种译名:沈根发、张永泰先选译了部分章节,题名《夜鸟》,后来时代出版社出了他俩的全译本时改名为《污秽的夜鸟》。多诺索的其他小说已译出的有长篇小说《别墅》(段若川、罗海燕译),中篇小说《黄粱一梦》(宁西译)、《丽人牌香水》(韩水军译),短篇小说《恰莱斯顿》、《丹麦人》、《古埃罗》等。

伊莎贝尔·阿连德(1942~)是智利当代女作家,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幽灵之家》于1982年出版,引起了广泛的注意。我国刘习良和笄季英在杂志上选译了三章(第4、6、13章)。阿连德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也有部分章节选译,陈凯先译了《爱情与阴影》的片断,柴玉玲译了《月亮部落的夏娃》的片断。

古巴也有近20位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,其中著名作家4人。

何塞·马蒂(1853~1895)是古巴19世纪诗人,一生从事古巴的独立革命事业,最后在战斗中阵亡。他是古巴诗界沟通后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桥梁,在古巴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。早在1958年,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《马蒂诗选》(卢永等译),以后散见于文学杂志上的还有马蒂的诗《我的骑士》、《在这块苍白的土地上》、《你的匕首有什么要紧》等。

尼古拉斯·纪廉(1902~1989)也是古巴诗人。1953年,我国《译文》杂志(《世界文学》前身)就发表过他的《我不愿当一个这样的兵》、《关于西蒙·卡拉巴里奥的歌》等诗的译文。195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亦潜译的纪廉诗选,题名为《汗和鞭子》,收抒情诗13首;1960年,该社又出版了另一本《纪廉诗选》。以后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又先后发表了《致切·格瓦拉》、《土地之歌》、《你好,菲德尔》、《两个士兵的歌》、《流不尽的鲜血》等诗的译文。纪廉成了我国重点介绍的古巴诗人。

阿莱霍·卡彭铁尔(1904~1980)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在古巴的代表人物。他是巴黎西班牙文《磁石》杂志的主编,并常常为一些先锋派杂志撰稿,平时和欧洲超现实主义作家来往甚密。他的重要作品中篇小说《人间王国》,我国有江禾的译本,发表在《世界文学》双月刊1985年第4期上;另一个中篇小说《追击》(陈众议译)发表在《当代外国文学》季刊1992年第1期上。此外译出的还有短篇小说《圣地亚歌之路》、《返源旅行》等,高静安还发表文章介绍过卡彭铁尔的《光明世纪》(见《外国文学》1986年第9期)。除了上述3位名家外,我国早年还发表过古巴剧作家阿尔丰索的剧本《甘蔗田》(英若诚译)。有16位委内瑞拉作家的作品有了汉译,我们介绍3位。

罗慕洛·加列戈斯(1884~1969)是委内瑞拉小说家。他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两部名著我国都已有了译本。长篇小说《堂娜芭芭拉》(1929)已列入我国出版的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,中篇小说《爬藤》(1925,魏民译于1985年)和短篇小说《显灵节》、《一架旧钢琴》等也都已译出。

鲁菲诺·布兰科·丰博纳(1874~1944)是位政治活动家,曾任驻外使节、部长秘书、州长、省长和国会议员。他和独裁统治者进行斗争,多次被革职,还坐过牢。他的小说表现了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。代表作是1907年的《铁人》和1915年的《人杰》。我国由江山译出了《人杰》,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。此外,还译了他的短篇小说《赤发鬼》等。

阿图罗·乌斯拉尔·彼得里(1906~)是经济学博士,曾任经济学教授、教育部长、总统秘书、财政和内政部长等职。在小说创作上,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委内瑞拉的代表人物。我国译了他的不少短篇小说,如《强者》、《雨》、《鼓的舞蹈》等,云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长篇

小说《独裁者的葬礼》，书中的佩莱斯总统影射统治委内瑞拉近 30 年的独裁统治者毕森特·戈斯麦。

除了小说以外，我国还译了塞萨尔·伦希福的三幕剧《一个老废物的故事》以及利昂的诗《和平纪事》。

危地马拉作家的作品有汉译本的有 5 人，著名的 2 人。

米格尔·安赫尔·阿斯图里亚斯(1899~1974)是 196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他接受了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两种传统的影响，并吸收了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写了不少小说。1959 年，我国译了他的第一部作品《危地马拉的周末》和另一篇小说《你们都是美国佬》，以后又译了他的长篇小说《总统先生》和许多短篇小说，如《鼓身》、《文身女》、《耶稣受难记》、《美洲豹 33 号》等。1987 年，刘习良、笋季英译了长篇名作《玉米人》，漓江出版社列入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》。

拉斐尔·阿雷瓦洛·马丁内斯(1884~1975)是著名小说家。他的名作《一个象马一样的人》(1915)我国已于 1982 年译出。这篇小说把印第安的传统手法与现代象征手法结合起来，写人有马的属性，被称为“动物心理小说”。他的短篇小说《胡安娜的第二次婚事》也已译出。

乌拉圭有十几位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，其中著名的 4 人。

奥拉西奥·基罗加(1878~1937)在创作上受过美国爱伦·坡和英国吉卜林的影响，作品带有现代主义色彩。我国译了他的许多短篇小说，如《兽友》、《森林里的故事》、《钻石饰针》、《斩首的母鸡》、《羽毛枕头幻影》等。

胡安·卡洛斯·奥内蒂(1909~)在创作上受法国塞利纳和美国福克纳的影响，是拉丁美洲城市小说的开拓者。我国译出了他的中篇小说《在那时》(刘晓眉译)和一些短篇小说，如《假戏真做》、《一个兑现的梦》等，另外还译了奥内蒂谈文学创作的文章。

马里奥·贝内德蒂(1920~)的著作很多，写过长篇小说、自传体小说，出版过短篇小说集。我国译了他 10 来篇短篇小说如《一报还一报》、《幻影》、《恋人》、《预感》、《星辰和你》等。

除了小说家外，我国还译了乌拉圭戏剧家费洛伦西奥·桑切斯(1875~1910)的三幕剧《我的博士儿子》(吴明祈译)和独幕剧《玛塔·格鲁尼》。

上述 10 国都有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作家，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著名作家，略述其要。

厄瓜多尔作家中有两位值得介绍。何塞·德·拉·库阿德拉(1903~1941)是厄瓜多尔“瓜亚基尔派”的重要成员，思想激进，创作上主张现实主义，主要写短篇小说，我国译了《军纪》、《狗的夜宵》、《母老虎》、《乡村乐队》等。豪尔赫·伊卡塞(1906~1978)也是“瓜亚基尔派”重要成员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瓦西蓬戈》，我国有屠孟超的译本，另一部小说《养身地》，林之木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入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。此外，还有短篇小说《在丘罗家里》、《干渴》等。

尼加拉瓜重要作家有现代主义诗人卢文·达里奥(1867~1916)，我国译了他的诗《我寻求一种形式》、《画眉与孔雀》、《小奏鸣曲》、《她》等。但是他的三部代表作《蓝》(1888)、《世俗的圣歌》(1896)和《生命与希望之歌》尚未译出。塞尔希奥·拉米雷斯(1942~)是后起作家，刘习良、笋季英选译了他的长篇小说《神灵的惩罚》。

哥斯达黎加作家达尼埃尔·加列戈斯(1930~)有三幕圣礼剧《山岭》，已由炜华译出，发表在《外国文学》季刊，1983 年第 3 期上。

玻利维亚作家赫苏斯·拉腊(1898~1980)的长篇小说《我们的血》，由李德明译出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。

波多黎各岛作家何塞·路易斯·贡萨莱斯(1926~)的短篇小说《获胜者》、《一只打不开的

铅盒》、《在我们这一边》等已译出。

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·罗亚·巴斯托斯(1917~)创作上倾向魔幻现实主义,代表作长篇小说《人子》(1960)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了汉译本。他的短篇小说《绿叶丛中惊雷鸣》、《俘虏》、《地道》、《剪刀》、《兄弟俩》等也都译出。

巴拿马作家中以诗人卡洛斯·张马林(1922~)最有名,他到过北京,我国译了他的部分抒情诗,如《北京秋景》、《宁死不屈》、《啊生活,你真要了我的命》等。

洪都拉斯作家拉蒙·阿马亚·阿乌多尔(1916~1966)的长篇小说《绿色的监狱》(1950),我国在1960年12月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上就有了选译,1961年又出了王克澄译的全译本。后起作家罗伯托·卡斯蒂略(1950~)的中篇小说《号手》,译文发表在南京的《当代外国文学》季刊上。

海地作家斯戴芬·阿莱克西斯(1922~1961)的长篇小说《太阳老爷》(1955)和圭亚那诗人马丁·卡特的《反抗诗集》(1954)我国都有了译本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多米尼加的小说家胡安·博什(1909~)的短篇小说《两个比索的水》和《女人》,剧作家弗兰克林·多明格斯(1931~)的独幕剧《最后的瞬间》也都已译出。

萨尔瓦多作家何塞·玛丽亚·西丰特斯,牙买加作家奥利夫·西尼尔(1941~)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译出,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。因为我国过去没有介绍过这两个国家的作品。

综上所述,我们看到我国译介拉丁美洲文学的成绩相当出色。具体表现在:

1. 我国译界译介拉丁美洲文学重点突出,对一些影响巨大的作家如秘鲁的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,阿根廷的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,巴西的若热·亚马多,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,智利的巴勃罗·聂鲁达,危地马拉的米格尔·安赫尔·阿斯图里亚斯等,都作了重点介绍。他们是世界性的大作家,他们的主要作品甚至大部分作品都有了汉译。通过他们的作品,我们可以看清拉丁美洲文学的主流和主要的创作方法。

2. 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日益壮大,译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。近年来,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很有成绩的专家已经崛起,除老专家王央乐外,还有许多著名学者,如陈光孚、孙家孟、赵德明、林一安、尹承东、李修民、赵振江、李德恩、孙成敖、范维信、徐曾惠、陈众议、陈凯先、段若川、朱景冬、屠孟超、徐鹤林、刘玉树、吴健恒、沈根发、亦潜、刘习良、笋季英、刘晓眉等,他们精通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,不必借用其他语种转译。他们不仅译了许多拉丁美洲文学作品,而且研究工作也做得扎扎实实。例如陈光孚的研究魔幻现实主义,赵德明、赵振江、孙成敖的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史,范维信的研究若热·亚马多,孙家孟的研究巴尔加斯·略萨,林一安和李德恩,一个是《世界文学》的副主编,一个是《外国文学》的副主编,他们在繁忙的编务工作中还写了大量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的论文。总之,这支队伍正在迅猛发展,使我们看到拉丁美洲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有着灿烂的前景。

在看到成绩的同时,我们还得说说不足之处,主要是我国介绍拉丁美洲文学时间还比较短,介绍工作刚刚起步,还有不少拉丁美洲重要作家的作品没有介绍过来,或者介绍得很不够。有些名作家既写长篇小说、剧本,也写短篇小说,我国只是译了几个短篇小说,还没有译这些作家的代表作。所以,除了前述七八位世界性的大作家外,其他作家已有汉译的作品显得那么单薄。其次是:译出的作品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,对古印第安文学和16世纪至18世纪的文学译得很少。从拉丁美洲文学史这个角度来看,显然不够完整。再其次是:译品以小说为主,诗歌、戏剧等数量较少。综上所述,说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翻译家和研究专家去做。

解放后,我国译介拉丁美洲文学工作几乎从零开始,取得现在初具规模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但是人们期待着“更上一层楼”。这一愿望相信将来能够实现。